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十五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序

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元運之天更值羣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

帝位奉天以伐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羣書檢閲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奥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已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

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覩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羣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嵬巒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況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

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却乃虛而不實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已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强為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

成因爲之序

資世通訓序

朕於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兄弟力於畎畝之間更入緇流遂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概無知幾喪其身焉然雖不知聖人之道何如其當時善人之言彼雖不教我我安得不聽信之忽遇羣雄並起於吾之命如履薄冰不數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廣而大興以統天下時乃尋儒問道徹知其理故日攻詢訪博采志

人中積羣言加以比較是非其中所言當者非斯人之自能乃上古哲人之善行因斯人有志聽懷令為我學而為我用於斯人豈徒然哉其有所言不當者皆斯人惰其學況平日解悟差矣是致作事倒為或又為非以覆身滅姓者有之吾嘗靜以思之凡君天下者代天理物統寰宇之大負教臣民之重上古哲王道與天同今朕匪才薄德叨乃握乾符而統寰宇德將安在於是宵晝弗敢自寧但見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聖經賢傳立

意深長為先儒註以繫辭評論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己之見總先賢之確論託諭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令後人故為之序云

習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以無窮其常經以四時鑑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能奚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及其大造者乾為陽而坤為陰所以難窮其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

稽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測窺其
哲能不得無惑況如來之教指實言虚因空談有化及
萬類善彼諸方現千百億態因有上下鴻濛其靈寰宇
是塞歛之則毫釐潛蹤示生死之俱無幾風霜而不腐
其歛其張臻洪休於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奚知其
根玄傳寂寞稽莫知其本根致使德小而量薄者窺探
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
會漢帝於夢中獲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跡之時不言

而化示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及雙林之有故金色是
藏斂光不鏡時又畫象而舒形金容示現妙音博被拔
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於三塗故真妙之難瞻
不易能於一旨傍謀他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
比假不無有傍三車之霞馳沙門玄奘者釋氏之領袖
也生而慈敏棄親以明心壯而舉動皆契善符堅持忍
辱碧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潔玉露野田未比其
膚潤方寸將及無礙諸漏彷佛其盡久必躡昂霄而凌

烟霞單萬歳而無雙欽成静觀傷大教之傾頽歎文繁之差謬欲定真析偽以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土孤節廣漠履險隻征朝飛凝雪以迷空生迳難分夕風浩瀚走黄沙以幕川孤進前蹤冐冰霜而侣影幾楊柳之青黄皆途中之數覩求深願重至勞猶精遍五印之寶刹越恒河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八水登雞足之巒禪鷲峰之大會受直指於心歸演洪音如瀚海之波瀾經分六百譯布中華闡揚奥典宥罪釋愆臻善良於百福其

玄如日中之捕影水底之捫月潔若青蓮出汙泥之不染猶桂芳秋蘂香浮室野之馨慈航業海倏渡滄溟體天之造日月之明大哉之無為奚可論乎

孝慈録序

喪禮之說聞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說以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往以為定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可行而行之其有俗士執古以匡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理中道廢

焉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緊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敕
禮官以定儀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
周禮儀禮以為定式所云父在為母服期年於庶母則
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闕之服闕以孔子不許
闕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時務孰不知孔
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予問期年之喪可服孔子以為
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
而自專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不善昭公諸侯也其喪

禮久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非及宰予閒居之論孔子却言其非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焉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母服期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為必然則堯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遍考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

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增倍由是觀之彼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為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内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為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亡八九則孝禮頽焉民人則生

理罷焉王家則國事紊焉又聞周公無逸篇述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壽可稽而短可考豈不明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失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焉或父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迂儒茫然哉朕觀宮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為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柔不

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每聞漢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内外有所遵守

夏日雨晴詩序

兩儀昭著律以常經貞則序而萬物茂焉若時君怠政則經失律節序易常萬物殃矣洪武八年八月無雨至

九年夏四月初尚未霑濡民雖未恐朕心遑遑慮失民
人種植至當月二十有七日申漏山氣上升江蒸海湧
陰雲四布天雨下降宵晝淋淋盡天地足滂沱抵五月
二十一日三旬不止次日將戒百辟祀后土於北郊明
旦天開雨餘山氣薄霧油然而往來雖吴道子施描方
今之時畫豈足盡其考態蓋天開圖畫倐然忽然變象
異常故難真耳因樂天垂顧特敕儒臣賦詠之故亦為
序

皇皇后土兮德溥河量山澤通氣兮天雨落而至滂三
旬陰霨兮過美又將有傷兮或殃俄雲斂而天霽兮民
歌樂康老農謳歌兮陸種而水秧朕握乾符兮何祥但
時和歲豐兮世道為良今喜雨霽兮大祀列張臣僚賦
讚兮鏗鏘朕將稽首兮拜遥蒼家給人足兮秋收冬藏
皇祇兮洋洋惟顧昭格兮我將

建言格式序

嗚呼為君難而為臣不易此古人當戒之言且如為臣

之難惟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見災異萬端餘無措手於是特布告臣民許言朕過告既出矣逾月藩臣上書者山東布政使吳印叅政宋善闗鈍山東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正曾秉正平涼府崇信知縣潘自監察御史孫化海寧縣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縣丞徐讓山東布政使司檢校傅奎台州黄巖縣徐季清安吉衛軍丘綏守禦莊浪指揮僉事李景山西分教國學生余樾台州府民鄭士利共一十五人准其言者吳印宋善闗純

余奎曾秉正孫化傅奎李景八人計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卣方仲容徐譓徐季清丘絃余懋六人假公營私而罪者鄭士利是後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書一萬七千字朕命中書郎中王敏立而誦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數年以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不過應荅辦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覩五事實蹟意其妄言故召問之爾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餘爾可細分迂儒俗吏乎

彼乃不荅使分之而又無知其人者於是扑之次日深
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後
方有五事實蹟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聽至斯
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朝敕中書都府御史臺
著蹟以行吁難哉古今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為國為民
而為君而言者雖有責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
令朕厭聽繁文而毆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
之忠矣嗚呼為臣之不易至斯而見惜哉因如是故立

上書陳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故為之序

翰林承旨宋濂歸休詩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即遣長孫慎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分明見陳可紀其為人也可謂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為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

乎閱生財乎涉田園乎愼稽首拜手曰臣愼祖蒙陛下
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
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
愼請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
他往但新建一容膝之室題名曰靜軒日居是而澄方
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尚欲實封爲陛下補
闕耳朕既聽斯言倏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
因爲之詩焉

聞卿歸去樂天然靜軒應當做老禪不語久之知貫道以心詳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跡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為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為

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為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為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羣生令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訓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若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

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為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為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熹李後主宋徽宗此

數帝廢國怠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為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為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為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僞為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纒則婬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纒則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纒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纒則不

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昭鑒録序

朕嘗深思熟慮曩者創一天下之君其決事也繁其操心也曠雖至明之人其過誤不免有之況見淺識薄者過亦多矣因是有懲於後若能覺前過誤日加警省修

德以消前愆乃子孫之福也若已不能省更加以子孫嚚嚚不律其好還之事必有日矣朕因靖江王守謙不法蹈其父惡雖未全見其萌之意彷彿如之思無可制特命儒臣於諸史内撮類歴代藩王事跡編而成書示使朝夕目之戒必爲善書方編未成是子孫不改過妄行引古舉今内多含宽抱恨後爲庶人乃云不戀車馬之嬉遊住茅簷之矮屋忘金飾之高樓惟努力於田丘甘心老死於桑林有若是言朕復思乃是子無福之所

使耶其父昔之凶惡之所致耶然此子雖不服教矣書既成編當布示吾諸子使觀賢不肖何如且朕昔居淮右世之寒微有能過我者乎斯寒微之至極也一旦元運天更羣雄鼎沸吾乗逐鹿之秋收集豪英開誠諭率四征不正之徒因是與羣雄並驅一紀于兹方歛羣雄於鋒刃之杪導善良以歸仁義之鄉吾嘗憂懼萬千其當歛雄撫善之時豈無過誤者乎今知前躁欲追不及警戒目前深慮積愆已重今德薄才疎恐不足以補過

消愆有累吾諸子孫即目日巳年邁精力有所怠為天下生民及子孫計日以强力為之然自平禍亂以來心役神疲此際拖為終非精細必子孫見此增修厚德消平禍亂之愆人各膺夫福禄此朕之幸也且歷代諸帝之子多嚚嚚不律以致為他人離間親親身受大禍者一為前人之所作二因後人之不修愈加增惡見怒於天人者也惟我子孫熟省察而慎之戒之同良於世不亦美乎

相鑑序

朕嘗詢儒問道儒皆演孔子之說而陳三皇五帝之制以尊我及觀春秋之書其書也惟紀賢不肖政得失昭如日星驗如影響詳其所以自修春秋至今凡儒者未嘗不讀覽是書知其所以然云何臨事多謬不從善而從惡之紀雜庬羣書罔次不能精知利害也因命儒臣纂漢至宋元歷代史書賢不肖者類為賢姦兩書使智者易為目誦賢者易為取舍雖是非已往於千古纔開

卷猶見之於目前若君子者孰從惡而不從善耶故於洪武十三年冬命翰林營繕成書令工刊就以利後人特以為序

相鑑賢臣傳序

嗚呼善哉智人所以立身揚名惟老聃有云死而不亡曰壽賢人雖歿於千古人若目誦其事由生之所以是不亡也且賢之所學初篤明孝親篤明孝親者何也蓋父母之親天性也加以篤明是增孝也孝之既明矣然

後乃能事君所以忠於君而不變為姦惡者以其孝為本也所以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事君者若父母生必榮貴之厚養之以顯之此其所以孝也如事君不忠致父母生有累焉如不累焉身當其罪者則父母憂戚焉此賢者之孝憂父母生若是也或父母已逝而孝猶篤焉然而慎焉不敢不忠君者孝在安神魂於九泉若或不忠惟恐陰陽之道殊愆連父母有所不知宵晝思音容而不復見常以為傷心安敢不忠君棄富貴而累祖

宗也哉朕觀諸賢在冊也由生之對其忠孝之道嗚呼

不亦難哉惟智人能之

相鑑姦臣傳序

洪武十三年春因丞相胡惟庸不法後朕嘗嘆息其事特命諸儒檢歷代史書纂殺身權姦為類一日試目之乃知今古不才者終不悟殺身累祖宗之惡如是往往蹈習其非以致身亡姓滅云何蓋聰之至極返復愚者也且是姦臣初出庶民本布衣之士一旦人君擢用之

身貴家榮名彰先祖位居一人之下更何以加而乃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權窺覘人主之意包藏禍心舞文弄法肆志跳梁不以人主信任之恩為恩返行乘機愚弄孰不知人以誠推己已以詭從禍將有日矣是姦臣也初欲榮父母而返累父母本欲榮身而又殺身必欲顯父母而至於滅姓也朕觀斯傳古今得罪於人神者無出於斯姦臣之愚昧也斯若是昔之姦也玄鬼神鑒即顯當時紀無私觀由生之在餘章千萬世更何磨滅

者耶以至古今永為罪人也特述之

說

秋宇澄清說

天地四時之氣或始或否是陰陽也故有温凉寒暑之分在春則老陰漸去驕陽徐至所以氣之温也當是時陰氣上升而漸歛於天陽氣下濔而漸出於地氤氲兩間已而又天氣下降二氣始和萬物萌動由此而氤氲氤氲浮游於二儀之中自清和入夏鴻鴻濛濛山蒸海

湧江河上騰炎帝當天長養萬物斯為暑矣所以晝則天多雲霧夜則銀漢星稀以其至陽之氣之盛也至初秋老陽之氣漸入厚坤嚴凝之氣微降穹壤所以山海罷蒸而斂湧江河息氣而不騰於斯之時厚坤土潤雖有凋木之西風無塵可揚晝則雲氣靜於上下夜則星辰密布於天墟月馳穹壤素輝皎皎可不燭而夜瑩以斯觀之蓋謂陰陽交姤之氣息其嚴凝之氣未凝斯秋正當二氣涵養之時獨秋靜故曰天宇澄清其冬嚴凝

之氣正當之時却乃不言天宇澄清者何因冬地多乾燥朔風撼柯飛沙走石揚塵蕺土於中界露墜而凝霜霜消而為水為氣周旋於上下故不言冬宇澄清者也

又

濁而不已故澄之既澄且已而後清之斯水乎土乎曰曰泥水也然當未泥之先泥何名之當未澄之先澄何名之曰水土也今濁而澄澄而清斯謂澄清者乎曰然世云秋宇澄清斯比何云何曰未知也吾聞天地溫厚之

氣始於春而盛於夏鴻濛兩間此氣之濁也清涼之氣始於秋盛於冬清於上下此氣之澄也於斯澄濁當未濁之先濁何名之曰氣也當未澄之先澄何名之曰理也亦可謂澄清者乎曰亦然嗟夫人於世而理不明何如禽獸者耶其秋宇澄清之說特以天比濁水而澄清者也故無他

晴鳶搏風說

世鳥之繁狎人者有數獨飛鳶狎人觀之似乎與人近

是欲取之而不得何故盖鳶性生而若是機樞而智圓
雖與人少近人罕得之因覺性之多其鳥日得食甚少
意好扶摇但得微食則整翼摶風摩青弄翮每日暮而
投林晨蒼而出樹几風和日霽薄近人烟是其智也至
如張翼而騰斂翼而下擒鼷鼠以充腹斯鳥之志將以
為雄之盡矣志之快矣雖鵰鶚無過於此一日得少食
振羽而翔乘風而流翅唳聲悠悠樂美飡於鼷鼠自以
為他為何與並之忽霄壤間舒翅凝睛斂翮而下如星

奔銀漢風聲若雷為隼所見鳶乃恐之急趨林以棲枝偷睛於樹隙以窺斯鳥之何往正恐間俄黃鶯自柳陰飛來謂鳶曰平日吾身最懦不過穿花鳴柳爾鳶每近人而取食張翼而騰斂翼而下擒鼷鼠吾將謂爾之能世必無雙何一隼而過爾鳶早斂蹤而潛林偷睛於樹隙以觀一隼何其弱之甚耶不知爾之摶風之志果何往歟

堯湯水旱說

朕聞堯水九年湯旱七載當是時載之於簡楮繼書之
以至如今忽時聽讀覯之陡然毛髮為之惕豎何哉蓋
謂風雨以時民獲歲豐猶稱王業艱難若使之四時失
序天道愆期九年潦而民無所得七年旱而種植無苗
以今時民生較之不審當時民將何以為命故孟子有
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為的論且方今之時天下歲
獲年豐則家給人足者有之不足者亦有之至加九載
之水或七年之旱果何生焉此非相傳之訛史筆之妄

難為正論以朕詳觀必終堯在位之時內有水九年其七年之旱災亦同堯若此之論必契智人之聽若以前所云為必然則天下蒼生無種矣朕即位九載每度四時慮恐失序而不調獨勞思於甚者春夏秋三季當為切慮冬頗少思盖春夏秋三時皆生長結實之際不可不均調其時設若反常道而生變則殃及庶民君受禍矣禍自何來來必有源所以源者何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將變焉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紛致使

强淩弱衆暴寡豪傑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生有之朕所以切慮三時慮恐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無立命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竦然而立驚畏如是爲此也俄九年夏四月初月將終而望雨未至日夕惶懼必工役之繁勞人太重致若是耶然役將終半難息無可柰何於是再省於已旁及他務敕百僚以檢察之使之伸寃理枉弛行間次日天鑒我愚昭憐衆庶倏墨雲以蔽太虚川谷風生江淮氣湧海波上升神龍驅雲以

蜿蜒阿香奔車而掣電徹雨降而塊無破薫風和而條無鳴不傷不溢霑濡草木漸入黄壤雖未見終歲之嘉禎足見目前之感應可不歌咏而紀之歌曰

薫風解煩天雨清殿廷流水瀉朱楹㷊㷊小滿根已朽康衢鼓舞撫琴箏四時常道天地經物物舒英大化行五嶽蒼蒼雲氣靄四瀆浩蕩波不驚吾因帝鑒蒙雨澤教至羣僚瓚觴傾踏歌旋轉天下平誠可悅人皆寧尊賢敬老歡相近小車轔轔閑倚軿來賓宜入我帝京霄

晝山海進坦途暗無𡨚惟願乾坤永貞泰良臣世世常
佳名

黃河説

吴元年丁未闕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
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
月定河洛秋八月胡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晋冀
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
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擇地以

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遡流河上足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欲為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為之說元年夏四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具日乘巨艘抵瓜州是時春水方既滌水初與江

無洪濤曰無酷暑時在清和利征旦吉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界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沌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上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黄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黄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馬其湍物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於羊角水

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倐然而湧横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横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周旋則水底有聲喑喑嗚嗚又少時間水中一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水為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去渦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觴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觴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

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或蛇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蜓之以一蜒則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為民害者多矣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流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漫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申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

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乆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為民祈福焉今朕得覯斯水挾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吕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為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失朕曩者既遊今思復述以為說耳

保身說

大化言天地之氣運用也世之賢者特以君政配之亦謂之大化所以天地之大化四時是也所以四時之化者何所以化者春變夏夏變秋秋變冬此四時之化如春之化以其太和之氣流行凡世有血氣及生生者草木之類無不以時而冬見其形如夏之化當長養之際逢此大化之氣無有不長養此夏之化也秋之化當結實收斂之時於此之際無有不結實者冬之化當酷寒

嚴凝之氣於此之時無有不肅殺者此四時四季順而天地和萬物育纔有失宜則上下有傷此言理性者也所以人稟天地之氣全順其宜而為之則身安乎蕩蕩阻其宜而為之輕則致殃重則喪命所以冬不宜穿井開渠何故以其閉塞之時開則泄厚坤之氣此比人之周身若完其肌膚而全其體則運用陰陽此常道不過則知虧支體肌膚有損肉而驚於骨者畧少痊乃有陰陽交媾則命若風中之燭矣何故蓋陰陽一媾則周身

太和之氣運用毫髮無有不經緯者譬猶槖籥而運行也若槖籥一運傍有他穴則槖籥敗矣匣無用焉人之身如匣口舌耳鼻為槖籥也若身有損傷則如匣有他穴槖籥一動風他往其身靡矣有可驗者吾幼居鳳陽聞犯憲者受刑既責之後而歸行陰陽之事運動太和之氣精自瘡口泄氣由患口昇無可止不逾旬日乃斃丈夫可不戒乎言大化者物物無有不動者是也

勤惰說

昔有勤惰居同鄉其志則同其操則異且勤者當為民時夜則然燈閲古書晝則腰書力田家奉頗厚其惰者同時而民其為人也精文學他務不作日未暮而寢日已高而起食畢誦書數行而即悠悠然自以為志士清高一日詰勤者田謂勤者曰君子之學精一無二闕我闕　覽羣書以待闕　之用勤者曰公君子也導我以學良哉終不忘然先生教我罷農及他務而專書然農書俱不棄也亦可為之惰者曰

如此必苦其心志勞其筋角況讀書之心且不專耳是為不可勤者曰先生之讀書以日為計而專某以晨雖畧少妨則以夜代日則又如先生之學矣其惰者飄然而笑往一日君知二人皆儒者之學道統之傳命使召至京師各職以官皆侍駕而朝焉其君臣之務朝廷之大事其為臣也必凌晨而趨待漏而見日暮而歸猶不怙寢所以者何且凌晨而趨不敢不若然也昔君有善政者必庭燎煌煌故天子有五鼓而興百僚皆四鼓而

起此其所以必政務也日暮而歸不恬寢者何恐君餘政而復召故不敢肆朝廷之務君臣之勤一若是也其勤惰若斯職斯二人當為士之時獨勤者色頗憔悴而惰者美色闕　一旦臨事則憔者容容者憔矣或以斯二人昔若是今反若是傍曰何曰君不見蓬頭垢面者誰曰昔惰者耳曰顏貌巍巍精神光燦者誰曰昔勤者耳曰吾所以言昔若是今反若是正謂此也曰爾所不知其詳耳且昔勤者衰惰者盛以其勤者勞於筋骨操

其心志情者盛以其逸而無操致筋骨之放縱耳曰公所言未當吾觀勤者昔為民時因勤家奉頗厚其容顏當盛而衰何也其情者因惰家奉頗薄顏色反盛此其所以足下之說不同也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勤者當色而不色為慮有三一為慮恐衣食不足而不善終慮之一也次為丈夫於天地間身後無名惜哉慮之二也三為恐學不慱不能為君之用慮之三也所以顏色不盛為此也其惰者奉且薄却乃顏色美為忘志而不

慮苟得澹飯黄虀足以美其腹矣腹既飽矣心無志矣亦忘慮矣與禽獸何異哉顔色豈不盛歟君不見鹿鳴呦呦食野之苹闕曰草鹿之肥者何以其無知也一日捕至令食料而牵車料豈不美乎而乃減精神去肌膚是由不苦而苦也艱哉牛之為物也亦草之為食當是時肌膚頗定無盛衰之增減一旦駕犂耜於畎畝主以料飼之其牛也精神倍出力致千鈞吾所以言者斯皆獸也其所用有異事在涉與不涉耳今勤惰

二人皆人也雖比獸以事之說與獸合若是一日君命勤者職水部勤乃往達所在水害利隄防堅斯稱職也君賞加焉其惰者職教布種惰者往達所在罔知布種之時宜其以民之利反為民之害妨農害稼無功而歸君略少責焉惰者志哉即詰勤者居謁其人謂曰足下平日之學比吾頗簡今之用也何過吾之若是致君褒美焉敢問得何聖人至精至微之道曰無他經不云乎順天之道因地之利先生熟之矣然熟則熟矣吾但知

理若是今之行也則又不然曰且吾防水之道順天之時則一書而不異所以順天時吾乃職水之務斯水也春陽方興炎暑潦水大作使之隄防即天時也冬三月天地閉塞農且有隙四澤枯涸堅冰實地淅可以隄防也順天時也其水之性使往而往使不可往而止順其性而導其行勿使汩亂五行差謬此其所以因地利合時宜也其惰者既聽斯言稽首鞠躬乃曰於戲博學匪行不若無簡藝精專以為用不亦妙乎

良馬說

世有良馬生得其時得其主而功於世者三馬又產得其時而不得其主者八馬所以功於世者昔河出馬而異常以其背列文彩聖人象則之而數馬使世人避凶趨吉功之一也唐太宗之青騅蜀主之的顱郭子儀之獅子花是馬也立雪眠霜當是時載主以建功則有衝烟突霧驅雨馳風摧堅撫順雖人之有為非斯馬之良健何如是功之速疾也當時天下擾亂忽爾太平人不

知良馬之功至今矣以今言之斯戰馬之功二也古良馬生於帝堯之時則得其時得其主何哉有時牽金玉之輅以奉南北之郊有時負主以狩西方問民疾苦慰勞諸侯其良馬之功三也周有追風等騎今古乃曰奇物也以朕詳之當穆王之時四海咸寧不思巡狩以安生靈輒便日馳月驟四入遐荒致使八駿筋疲力盡而乃方歸徐偃又稱尊幾年矣斯不得其主而鞭策死者斯八騎也近世以來凡馬既多良馬甚少前歲西番戍

將來言邇來西戎忽生良騎一色如墨雲凝於太虛風動駿翺獵獵雲開霧合尾揺數尺蕩塵以除埃首舉神樞則視若奔星掣電雞鳴項立雄然四足風生以臣之度可使至朝而不許在野朕於是命使西馳以諭酋長使達彼酋長惜良騎而晦之使者因數馬之狀况酋長密邇邊陲聽命之所不能隱蔽闕日進及其進也盤桓不捨於是以為疾其蹄而來獻至馬廐朕視之貌態如其言者今足不能為我之用當時敕所司牧於鍾山

之陽今三年矣所司來奏馬之足疾日已痊矣陛下可試乘之以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十日馬至因命儒臣以為說朕亦以馬有功者三枉勞者八述其云耳

生擒虎說

虎性殘生以肉為命摰搏之性生而禀之者非異也人云猛虎覩其所以未為猛也乃理性之使然食肉而生故搏而無已所以見獸則見食矣急趨而搏略不少遲心無畏懼所以人云猛獸今是獸非猛也乃無知耳且

當未怒未悅之時徐步平原其落䰟之勢以巨比之則
豢貓不似以形校之如貓無異若食飽而悅跳躍之狀
何如貓之一也或雌或雄若呼羣喚對則吻張而牙露
腰伸而尾舒聲震山澤時乃風生草偃獸為之駭若有
時而倦當谷而眠非獸不近人亦莫識以其無知也何
以知其然蓋以其産於野非人可近彼亦不可近人當
出入於崇山峻嶺食麞鹿啖狐兎是其宜也何期近城
廓邇村店逢人而搏食之人有知者避之然妨民生理

甚為民害時壯士聞之彎强弓挾勁弩持戈仗矛調鋼鏃而扣弦將行而捕虎時智將笑而謂曰一虎在山用心若是忽獅行村野將如之何虎雖猛而無知以兵得之則斑斕之皮無用矣若以智得之可以除害全物也即時張網重岡噪鼓而進振金而前虎雖無知亦徐行而他往不時而虎投網矣遂得生擒於戲若以有知而力鬬無知是亦無知若以强而鬬强其損非彼即此可不戒哉

牛搏虎說

世有走獸其類多端有生而在野者有生而受人豢者斯二者之為物如在野者兕虎麞鹿狐狼獅象且如獅虎之猛狐狼之狡雖生而有之者終為人患乃無益於世其麞鹿犀象生食平原之草昔聖人取之以時如象備法駕以供四時之祭麞鹿為殽羞亦祀之用如家豢而有功於人者牛馬駝騾驢犬是也且如負重載遠則有駝騾驢若墾田闢地為農之上功者無出於牛之力

也若開邊拓土廵守封疆而備侮其禦之功又為不小
犬之力徼守舍之功猶義然邇來天長縣羣牧監奏本
縣民人戴姓者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其
犬或前或後時左時右縱横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
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往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據叢而
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其戴氏之妻被虎所搏搏而
未傷所牽之牛見主有難忽然而前詣虎所在虎乃釋
人而應牛來云二物相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

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獸之為物雖品有高下力有巨微人之取舍用其所長牛本拖犁耜墾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如野之猛者無如虎豹猛甚而伏虎豹者獅也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豈不仁獸者耶於戲獸之報主也捨身捍患人之於世如者不如者何哉於是别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自終豈不人報獸之宜乎

賜宗泐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往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日夜無息今古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遐遊天界見住持僧宗泐博通今古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何幽靜傍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書大知禮義又非林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鬢髮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

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吁難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名彰於世者歟今是僧却富貴弗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善却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生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見葢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為一害所迷妙哉

僧道衡說

公私利涉古今不異之謂道辯輕重分毫釐國行民用市無爭者今謂衡其道衡二字凡達人智者不可不深究其理焉且道即路也昔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以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姦至愚者憑此而不惑所以衡稱昨逢越中沙門自號道衡於斯二字甚相符契於戲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道哉衡哉不亦美乎

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為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為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此立為佛剎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羣

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智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哉

僧玘太朴說

僧多捨俗惟立字為名何也以其法殊人主之教故也邇來有僧用三字為名曰玘曰太曰朴且玘玉之至精者也太無上之巨也朴實而不虛混而不鑿斯三字之

用果如是乎若是則仁者體之又可為而不可哉今僧用斯三字理道深長機根淺露者莫可探其趣若遇良工必由雕琢而方見其形也昔如來朴太虛混厚坤故發問於未判之先孰雕琢而使澄清列無量之象於穹壤七曜運行其間布海岳於鴻罷百川東注此由太朴而至窮窿果理之使然氣質之變焉吾聞智者云混沌靜久而乃此今僧捨俗認朴必釋教之然哉

天界寺花架說

暇遊入寺長老同行見綺砌為檻中植薔薇而又竹木架之工以編之屈蟠龍蛇之狀令不得曠蔓枝莖因之有感嗚呼甚哉違大化恩不及草木必有積焉朕嘗曰種花之徒務以奇為妙故屈蟠其枝莖以招買花者也然其人智巧多端身不滿三尺朕謂花者曰爾生計若此家傳否曰然爾身若此亦家傳否曰三世矣吁愚哉人云世有陰隲然後獲昌所以陰隲者利濟羣生是也不但不殺而為陰隲但能惠及草木亦陰隲焉若使草

木不得自然而乗大化之興尤為損德必成將來之患矣其佛會之中雖有持花獻果者正所以不花而花方為聖人之妙若植其根節其莖蔓使疎條巨蕋朝夕樂覩不惟損德必有愆於身後因詢種花之徒有感特述寺修花之說

僧犯憲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衆身先忍辱所修者諸惡不作百善奉行斯佛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國賢愚

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愚化又二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却妄想雖不前知亦也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為主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究其源其間覬形狀識緣由自妬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僧不務修造愆而犯憲法司論如

律宜哉

命道士楊宗玄住持萬壽宫說

世有已往之事而不泯者曰宗他無知之機曰玄此果宗乎玄乎昔聖人之馭世也以三字設教以宗為統紀之名以玄為心法之授於斯三字凡世人者奚啻其根洪武十年有司奏朕北平萬壽宫急缺住持朕命朝天宫提點於羣道中擇超者使往焚修焉明日提點將至住持者朕謂曰爾姓名何對曰臣螻蟻之稱楊宗玄是

也朕觀斯人玉樓銀海相應頷下遒髯如線其於壽也不為不高矣然朕目斯道顏如三春之夭桃色若紅杏初芳必交梨火棗之嘗吞霞瀣之久服非若此安能如是今敕往而興教必稱職焉因為之說汝往欽哉

雁歸說

鳥之理者惟鴈善秋南向春北歸是知四時之代謝且歸向之際陣列長空雌雄互喚次第有序斯理成義就翅天而征視者莫不以為美乎或曰畏寒或曰畏熱傍

曰不然是鳥靈明得之於天固善知酷寒盛暑所以歸向有期未寒而南向未暑而北征所以避其甚也又南向不失期者為稻糧也北征依其候者為育雛之故也夫鴈之靈南北之趨皆處不寒不熱之時致如生子沙漠處於無殃也今之人善觀鴈善不能去巳之惡從巳本來之善人者乎

紫鴈南賓北歸說

二儀既判萬物生焉然覆以下載以上風物之殊人言

之異又豈一爾且中國去朔漠之地遠不五千里致紫鴈節之以時往來乎春秋斯正風物之殊也夫鴈之南賓一為朔風之所使二為食啄之必然每春歸之依期蓋當育雛之時將至亦炎氣之相催故春秋往來雖不期然而然者乃自然也鴈何專生北地南方弗産謂何因朔漠之地曠數千里絶人盛夏清凉水草甜嫩得以自由生子無擾是生此地也雛翎方硬秋風初發所以南向者地將凝雪水將堅冰所以避寒也不南生者云

何夏多炎氣水陸人稠子生人擾酷暑薰蒸陽氣初舉赤日東升北向者為此也於戲鴈烏也知避凶趨吉節飲啄隨寒暑智同人焉君子不理道而稱君子信有之乎

普達說

朕有臣曰普達其為字也甚深妙焉無所不遍曰普無所不知曰達斯普達二字昔人有之則聖賢焉又非慵愚下之有者也是普達也若以此為名名之無知其

所以然而乃慵之而又慵也若或知其所以然不特獨善其身又將利益焉然斯臣見休官於家猶且思朕之切扶筇而趨凡三晨一朝傍曰黑髮白齒揺脫骨已倦筋已疲何數如是乎曰不然至忠之所感無知其勞者也嗟夫世人皆若是奚由朕化之乎

漢說

漢之說天河也且漢汪洋也瀚漫也銀河也朕臣以之而為名豈不大也哉嘗聞吉人天相其必兆先斯臣昔

逢元季豪雄角立漢獨能倡義旅以保生靈當保之時則與雄者戰當戰之際迎鋒橫矛魁魁然而赳赳旗張鼓譟孰敢當前斯雄也斯勇也豈不與漢之汪洋瀚漫之相應乎以是而觀之首以漢稱豈徒然哉

仲右說

物之有三中曰仲仲學出於人曰右斯果誠說之謂歟誣說之謂歟邇來忽巾者來朝名仲右其人善變應及其窮也無稽以之而無稽或然理焉以之而理焉理不物

濟棄之眇之而或不可斯人可以居山慵巳演清談愚

愚者又足可訓不可教者又足可以與可教者語然物

各有偏順其情而有何不可可也尚未可未可猶不可

唾之而叱之孰可孰不可令使之自然端倪乎

道患說

道本無心非心不道事道道事心事事心本末開張由

來一乎殊形異態匿入幽微當此之際是何端的問甚

事勢之浮沉漚花泛水月印湍流邇來透網掠花之蜂

車渠馬足之蟻僥倖脫身於萬死迷不知其已也蜂暢鳴鳴然而翅空蟻怏蹣蹣然而趨塵是皆墮之又墮迷之愈迷孰曾量之而論擬之而疑度後先之覺乎今泛泛之徒興憎愛之勃勃起是非之翩翻反為誠者之憂心是何持教者耶

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為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於民不亦善乎何又釋迦而為之葢世乖俗薄人從實者少尚華

者衆故瞿曇氏之子異其修異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比假示有無之訓以導頑惡斯成道也今二千餘年雖有慕道者衆踵斯道者鮮矣然而問有空五蘊寂憎愛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張或斂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則潛匿毫端是故聰者欲得杳然愚者無心或有善之其故何也所以天機之妙人莫能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肩也奚上之而奚下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専果報度人之速甚於飄風驟雨急

極之而無已人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笑之所以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哉佛之靈人能生育為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為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知修持之道頑者而為者曠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羣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甚博所以者何蓋濟衆(闕)報之其修身者否濟衆一身而已云何巨福之有哉

鍾山僧妙雲

倐出無心之謂雲遂歸無跡之謂妙此果雲乎妙乎吾聞鍾山有僧以妙雲為字良哉斯僧非知理之必然安善稱耶僧本侶影空山儔燈松底吟清風翫皓月捫巳探淵有時覿浩氣於層霄之外是果拘四大而修耶忘形而鍊耶是論是議為衆僧之所以又非著象於妙雲者也且雲之妙倐然而靄怳然而静須臾神乗龍駕雷雷山蒸海瀉見如是之態雲之體也鴻濛寰宇霶霈下

注山川槁醒無形而形有形而化功成而寂杳然莫知其所以人以為奇吾嘗以為妙者乃為雲所生耶雲為妙所出耶是謂空者言虛實者云妙其妙雲之說無乃僧若是乎

還經示僧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刼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為斯二字之所以然而闕盡者

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雲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守之謂歟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著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為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

是皆性理者耶

戒慵儒說

儒有從慵其體而為垢螟之蝨舍其身蝨得無阻而有為焉於是寓其首日獲恣意時蝨子孫繁衍乃列衣體而寓之巨者以髮為巢蟣焉以衣為寓者亦蟣焉而更召他毫螟者各舍於毫根不逾數月被垢螟之黨誘毫螟者衆以數言之則有八萬四千户之多遍舍慵儒周身其慵者宵晝不得自由彼時指無完甲肌無完膚傍

有詢者曰先生起居無寧搔衣摟首畧不少暇無乃修煉而有妙乎而奇句未成而方寸擾乎曰不然吾數月以來身瘡首虱肌肉蠕動髮根水生無可奈何豈他術句而奇妙哉詢者曰先生晡時而寢日高而興歳忘其櫛一紀而浴然乎曰然曰若此則吾知先生之疾矣昔者南華老人有云蝸牛之首尚有蟲為其國況先生塊然一物弗與蟲較斯必垢螟毫螟之蟲為之此疾之源也慵儒聽之遑遑無所措詢者更謂曰未已不獨擾動

八萬四千毫竅將必憂於三百六十要關於斯之難可不早為之醫乎於是慵儒求親告舊令其子東馳西奔以買名方正倉惶間俄一貨疥藥者過其門貼下一紙名其方曰日一沐浴而三利櫛其毫螟之蟲畏湯而必捨毫根而解去首髮不蓬梳篦勤臨則垢螟之蟲畏梳篦而亦解無患矣時慵儒依方不逾月而可詢者見之曰先生若何曰瘥矣詢者曰非闕

瘥不止不瘥以先生之慵將欲致妻子於饑寒故諭先生醫之也

飛鳶互搏說

朕聞世間萬物飛者萬物中一物也然飛本多類獨鳶載中庸其中庸之說鳶也云上下之察吾茫然哉吁見鳶互搏啟人不仁之心還肯效乎嗟夫强凌弱衆暴寡先王治之人而效鳥者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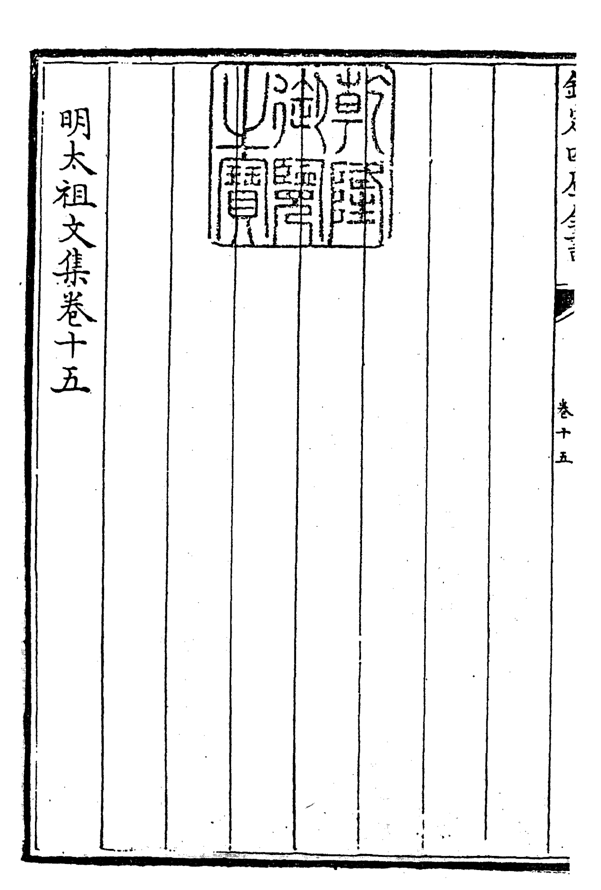
解夷狄有君章說

夷狄禽獸也故孔子賤之以為彼國雖有君長然不知君臣之禮上下之分爭鬬紛然中國縱亡君長必不如

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諸夏之亡也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

解攻乎異端章說

攻如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自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以攻為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



明太祖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高天球

明太祖文集卷十六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雜著

設大官畢職館閣山林辯

唐叅政蒙恩字名耐久道人其耐久昔本山野之士太宗聞名名至授以武昌叅知政事為年逾六十令致仕其人居京師官民知其人平昔以儒業立身遂得高位

令又善始而善終是謂難得所以求文者盈門本官德不擇貧貴概從所求日不停筆凡文必以耐久道人為美俗者不知亦以為奇識者將以為非所以求文者求人之名以為貴今乃忘高爵而書山野不如求俗者之志歟因有此說人皆罷求本官之文已得者甚有毀之同年内黄縣令沈仁亦年邁而致仕家京師平日所授之職不過七品而已學通孔孟人從求文亦如耐久不擇貴賤凡與人之文務以内黄縣令書作首故欲文者

如流之趨下其户門之限每三日而一换更之猶為踏
碎傍曰何欲文者如是曰美也曰前耐久道人文安不
實耶何今日之門逕人絶行縱曰未知又傍一人頗能
視聽特以耐久沈仁二文為一目躳乃辯其人矣何以
知之曰耐久之文雖好乃有黄精蕨薇之氣盈章其沈
仁之文躳之則御爐煙靄尚有御饌之氣芬芳山林館
閣曉然矣正評論閻俄而耐久偶過其門見欲文者如
是乃曰奪從吾者在斯特臨門而問仁曰君子不奪人

之所好此欲文者即吾之生爾獨有之可乎仁曰此何人行非禮之言傍曰此即耐久也仁曰我雖卑職終曾受官彼山人敢臨門而侮仁遂呼僕以叱之其耐久昂昂然愈剛遂被仁辱傍謂仁所辱者致仕之叅將必上聞仁曰若如此則加辱之曰何故曰彼輕君爵而美山野文書耐久誠可辱良久遇解紛耐久果欲聞上家人曰不可公平日不變若欲聞上為必然恐招重辱以及身何故有此曰公忘君爵而書耐久所以不敢聞也時

耐久自駭而自覺非家人曰公今既省豈仁辱教歟何止辱而覺之今後凡文列爵於前人既得之而久藏將垂貴名於不朽若以耐久奇之則耐久道人四字是謂自矜之辭古君子德不自彰今公自言耐而又久且擅稱道人是謂自上也其道之說居老子中四大者内道大居第三古聖賢尚永盡其道今擅稱之可謂不度公將信乎曰然朕觀耐久之錯將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服之則可謂善矣

板的達頂相讚二首

噫設意精專駕般若船碧浪千堆海氣如烟檣傾舵轉問爾宿縁噫危乎艱哉驀然際岸紅日當天右一

噫張目神樞電繞太虛瞑目神潛匿毫無餘噫快哉疊膝任爾為愚右二

辯荅祿異名洛上翁及謬賛

昔者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來賓者甚多效文者甚寡自中國宋君靡政天下不馭北夷元世祖入主其文武

才能不求備於一士可謂之天人矣若名能於一藝當用之時雖一藝不能備者則不用焉當是時元得一士而立綱紀明彛倫半去胡俗半用華儀中國得生全者我漢儒許衡是也如此者不三十年之間華夷儒風競起人雖不為名儒昔之不效者今識字矣所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信有之是故一代之興一代之人皆蕩蕩君子未嘗異其名者也如周臣呂望自罷釣歸朝至今曰望漢張良蕭何曹參今亦良何參三名

不易唐魏徵見之於書皆名徵而無改秦王猛宋趙普
及元許衡者雖大小有不同皆立綱陳紀之賢未嘗竒
其名而流芳令朕刱業之初首得儒者於才能未見善
於事但以竒其名而以為美者有二一曰武昌參知政
事陶凱致仕歸來自去禄爵之名恠稱曰耐久道人是
其自賤也此無福之所催如是不期年罪犯不公一曰
胡儒荅禄與權者胡本無姓氏因本俗之語兩肩為荅
禄故曰姓荅禄名與權是其宜也斯人性頗聰明博通

今古超出羣胡故立性安名如是忽又著書數篇乃曰洛上翁之作觀其如是奇怪之甚也然朕靜思之昔首註道德經者名河上翁至今不知姓何人也徒使人知河上耳不知其姓氏此好奇譎詐之徒何足道今荅祿與權者忽稱洛上翁豈不效之者乎於斯之觀知其人也是其不格而不度擅為也不度不知前人之非不格是不知天地聖人之造化於斯不格者見之於贊元世祖之文知其意也其詞曰於穆世祖天性有常斯天性

有常四字故特侮元君也且世有飛走走飛諸禽獸者偏於一永不變者以其禀天性一氣之常者也此所以禽獸也古云世間萬物惟人最靈此概稱人之能者凡君之所異首出庶物以其睿智之通無所不變無所不常是其君也故書云上帝不常伊尹言天命靡常鬼神無常享老聃曰聖人無常心所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斯言皆前代聖賢欽天畏地警戒之詞特以此而導人君以行仁今胡儒與權者倒其詞而讚元君之德朕不

知其何如耳莫不是胡人之性理推之至極有如是乎不然則事屬謬矣朕每觀天地之應人也無常無不常斯可畏也聖賢體之而馭區宇故位極

嘉瓜賛有序

洪武五年六月朕居武樓漏刻時當正午内使來報諸衙門官奏事忽中書都府臺官俱至想早朝之事已辨此來必匡吾以治道良久禮部尚書陶凱捧二瓜詣前初止知有瓜不分何如尚書奏言瓜生同蔕

既聞甚奇之試問前代所以羣臣歴言前代數帝皆有之稱曰禎祥今陛下臨御之時瓜生同蔕産於句容況句容帝之祖鄉其禎祥不言可知矣此羣臣美言如是甞聞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歳得好收民獲豐年及嘉禾並蓮合歡連理麥調二岐數物曾聞有之同蔕之産未聞罕見故甚奇之且出身農家親耕畆畝歳覯五穀生成不聞同蔕居羣雄中一十年為王為帝紀已十載尚未知此瑞因不識詩書欠博覯乎

古今以致如是當獻瓜之時羣臣以德歸於朕既聽斯言惶愧暗慚不敢以德應瑞但祈年豐民樂耳朕本薄德縱使有德上帝必不報一禎祥以驕我若有微過必垂惡象以昭示之使我克謹其身使民不至於禍殃古今五穀之嘉草木之祥根培沃壤不過數尺丈餘之地產生所有祥慶必歸主臨之者於朕無干然此生成結實之初世人所見者豈比交梨火棗蟠桃之類有所聞而不可見耶凡數尺數丈數畝地

內五穀草木禎祥惟慶於主臨之者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或乃王者之禎有之王禎不在乎微末之中稽首瞻天誠欽后土故詠詩以贊

上蒼鑒臨地祇符同知我良民朝夕勸農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黃泉沃壤相合成形同蒂雙産出自句容民不自食炙背來庭青雲顔采有若翠瓊剖而飲漿過楚食萍民心孝順朕何有能拙述數句表民來誠願爾世世家和户寧有志子孫封侯列公雖千萬世休忘勸農

神龍添靈贊有序

世之有龍曰神凡所以別之以二曰道庸其豈山龍族太古渤海君之苗裔千萬年相繼混淆中穩淵泉出沒不妄聽役而驅雨暘以時滁人懷澤依泉而祠焉歲甲午予兵駐本州秋首旱民謂予曰州之西南有潭神龍出沒曩職於此者遇旱患必祈祈必有應時信而往禱之期日以三後果荅我所求正朗閒俄膚寸出潭倏被太虛其雲也工摩蒼而下霶地鴻鴻

濛濛以身蜿則電掣天外以軀蜒則雷吼三千噓氣風生八極吸氣四海波騰飛滄溟於濃雲之上作甘霖入黄壤而透九泉不傷而不溢功天地澤下民效靈於我遂率官民詣時詞曰謝龍不自功以其詞告上帝致帝察彼之德詢其由龍乃渤海君之族神龍種其來遠矣遂令統天下之神凡以調四時令也龍聽天命神鬼既知安得不頌而賛之賛曰

天性自成龍種果靈穩淵不妄有命必騰均調四時常

奏帝庭宛然雲生赫赫雷霆昆蟲被澤禾黍樂萌功著天地上下相應驅巖洞蛟雲車於冥致揚而息使濁而清威則塞宇潛則無形神龍治水寰宇清寧

壁間畫龍賛

潛則至神莫測升則雲從霧黑威則充滿區宇快哉一躍雨澤雨澤

赤龍賛

陽精之華髮被朱砂至神至靈火雲是駕蜿蜒太虛雨

澤天下

烏龍贊

極陽之精陰由爾生雷電掣天外寰宇雷鳴撇鬣旗戟倏忽晦冥大雨時行民庶咸寧

所翁九龍圖贊

蟄於淵底陽回即起倏忽太虛黑雲見體

右起蟄龍

蜿蜒其身翔海而吟似怒而飛鬐起遥岑

右怒飛龍

至陽出蟄鬐舒赫烈顧陰而行遊天遂悅

右雄龍

配陽至剛雷掣上方飛雲逐隊時雨致霶

右雌龍

既悅且翔玩珠海洋飛濤潑天變化愈昌

右皷珠龍

舒海氣玩明珠墨雲無韝神化莫測收功天下

右次𧷤珠龍

脫胎以蜿步雲以蜒必教而興利濟無邊

右蟜龍

呼子而駕一吟一咤飛雲九霄雨澤天下

右蒼龍

匿身不見瑞光赤練蜒軀一躍九天掣電

右戲龍衮電

海龍圖贊

鍾陽之精居至陰之英海氣一噓步天而行

唐太宗出獵圖賛

景物秋作草木黄落蒼鷹翮輕大健時攫天子出獵狐狼失䰟内亂已平諸夷就縛文武雄才民歌且樂天日

闕　如山嶽

毗沙門天王賛

北天有門衛護何雄被堅若是托塔幾重兜鍪降髪示見帝戎外張威武内實禪翁

蓮花菩薩贊

菩薩大慈悲卒澄展法威足躡無垢輪熾焰長輝輝四相具不具儵忽如雲飛

佛母贊

非宿有緣非千萬刼前德無瑕垢尊妃飯天王子至空白象周旋惟佛母聖化及大千

維摩居士贊

獅子座中花蕋遍厨間香積味新鮮誰人問病躊躇去

鐵馬嘶風牛策鞭

華藏世界賛

室芥子眠匿粟是恬惚恍其上周遊諸天宜乎其降化被三千

又

華藏世界全市中買物食且甜有誰期我相周旋朝抵暮歸非牛非馬非船

定光塔賛

大暬力人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骨純鋼瞑目而逝餘灰塔藏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老子贊

心淵泉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惚恍其精而窈恍惚其智而良宜乎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

禪海羅漢贊

爾怪且玄海氣如煙拂塵蕩垢跼足而禪薄天飛浪何處宿緣宜哉尊者處危自然

十六羅漢贊

第一

爾惟務道道亦何知仰天俯地榻下一枚

第二

寂寞空山扶策藤床篆烟終日神機密藏

第三

極目太虛氣吐而嘘了知天外錫杖龍舒

第四

大哉癡獃日近虼蛇蜿蜒儵忽濃雲被遮

第五

脫舄跣足不愛茅屋露坐觀天法外撑船

第六

道高氣豪西旅獻獒對月了經始海汎濤

第七

情愛清風心翫明月終夜露立何時了歇

第八

謂爾心專天人詣前羣魔逐退道孰可傳

第九

海氣盈虛爾步且徐隔岸招來猶愛吾珠

第十

倚松目猿問宿有緣閑中日月缽内水天

第十一

童子戲禽道者休禪忘觀想地鶴舞青天

第十二

已授已接對偶而悅是法平等亦復何說

第十三

松下閑禪已幾年頓忘幽寂意喧喧出塵不用論今古

樹底清風爽不眠

第十四

異哉樂天龐首皓然倚樹而定觀空幾年

第十五

心善而權挻旗烈天護神從後撫虎而前

第十六

宿修萬行寒巖默用知幾千刼人何曽動清磬一聲幻出如夢

龍虎山二十代天師賛

第一代

驅風疾霆機斡萬靈亶惟神智使濁而清道常無隠滿腹仙經鹿奔虎乗儵然上升

第二代

步舞飛虛至妙而樞握符而决神駕羊車周旋玉京萬里須臾坎離是會深淵躍魚

第三代

載承載闡松底爐煙天桃洞蕊實實三千白鶴翅空巖下鹿眠九霄環珮火棗年年

第四代

繼符繼經上徹天庭永張斯教轉斗移星朝遊北海蒼梧暮迎一祖師志鹿車是乘

第五代

袖劒而趨光射斗墟萬靈咸聽神步天衢斬妖縛邪與師無殊禦災捍患氣吐而舒

第六代

鉛汞成砂煙結紫霞洞裏乾坤春意桃花不善人師不已而誇壺中日月更何以加

第七代

撫鹿蒼松羽扇登峰道合無為繼師而封不善而善密

有神功知常守黒樂道從容

第八代

如不尚俗愛居茅屋白鶴一雙猶騎麋鹿月下星奔使

黄而緑道氣常存歳歳辟穀

第九代

醉眠松底白雲籠衣似酩酊醒役使幽微至神有設鶴

翅劒飛羣妖斂跡巨怪悉夷

第十代

洞花繞綻春松翠微髙卧白雲僊茅為衣呼泉叱咤役
劒神飛無上至真可以為奇

第十一代

演黄梁幻運鍾離機驅雲以從致雷電飛萬壑松聲丹
光夜宜鶴鷺飄然煙霞是儀

第十二代

道德齊名鞭雷策霆按劒瞑目妖氣不生神遊八極上
至天京宜哉宿緣物外常明

第十三代

九轉靈鉛砂汞當先茅飛去處妖魅倒懸神樞怒目下察黄泉仰觀三界浩氣如煙

第十四代

朝降崇顛酤入市廛過飲弗醉暮歸紫煙山雲松掃洞鎖千年和光同塵玄之又玄

第十五代

泳園善紀槐國昭然同此幻化千古尚傳師能善巳乃

達於僊虛靈不昧道氣常全

第十六代

繼傳十六人皆辟穀日食黃精貌態異俗歲月以來亦復如復斗背西風蒼山一曲

第十七代

至危而全難去而天乃知爾僊乃知爾賢流泒十七道氣凌煙孰謂其顛孰謂有緣

第十八代

飛符有驗始祖有傳至於斯世闕滿八埏丹光上升斗氣愈鮮精神徘徊常在三天

第十九代

嵐光蔽山丹氣雜然飛符檄鬼無敢不前孰謂爾靈孰謂爾玄掛冠解衣樂道便便

第二十代

冠山衣雲道氣常淳芬子有機鐺内猶渾盤中數着黑白星奔無上至妙丹田厚坤

王亨十六羅漢圖賛

噫意若相應心淵已澄南閻浮提以書以徵

二

侶杖空山閱浩穹頑篆煙終日方寸幽閒

三

跏趺疊膝侍以戎客仰目遥蒼倚錫而息

四

計珠誦經靈蛇詣聽恍然有覺化龍而騰

五

目瓶内花大般若佳去來無跡孰為幻化

六

靜修巳佳不巳而誇動人獸智獅子獻花

七

常云無心何不彌深耳聞目擊行藏若尋

八

理道深心座下羣陰意操岳浪聲太古琴

九

怪哉尊者瓶水海濵神龍翫珠取捨般若

十

倚松卧林定下禪關人物忘機互悦而前

十一

調鶴空山倚錫而閑形勞神静就裏無煩

十二

顧偶而言滌除以鮮本無塵垢志脱烟霞

十三

童子烹茶火内蓮花云何是說數𢫈河沙

十四

麋鹿有知尊者如癡志在叢木必待以時

十五

風生草偃虎非獒犬意何大哉術出甚典

十六

身定神行境入太清鐘磬一聲忽然而醒

吴道子降聖圖贊

歷無量涉阿僧神色界凡世界聽不巧拙最不凝相以致漏盡無碍大覺宏施皆雪嶺之苦行幻出幻生幻滅幻起百億之態不為之廣寂一毫而不為之簡善矣哉化矣哉大覺金仙為吴生之圖相不出三界間誰識此聖凡者歟又博變者歟孰是孰非云何水月風摇隅窻審的奚由然耶有相無相而為定者乎

天王圖贊

披堅戴冑神驅電睤風生足下衛護天遊

吴道子釋迦出山像賛

一流水行慨然如鍾坦然無戚蕩然無為神通三界脫若忘危

鍾離衣草萊玩丹芝賛

為無為入精凝不二之鄉逍遥乎玄都放形骸於閬苑示陋於草萊玩丹芝於掌上鐳内山川幾躊躇於生熟問伊識此而破非著非而固此倐跨鼇而乗蛟恍背鶴

而騎鸞衝寥寥以上九天躡鯨鯢而遊巨海果此而善乎否乎斯說斯問乃疑而舉之或聞朝遊八極暮息中央的烏兎之升沉實二儀之曠臨壺中消息洞裏神樞凡由戲劇則不朽真同幻化而無痕故慕而遇罕之靈其於無靈而靈妙之歟不測者也

唐太宗拳毛騧圖贊

鬃翻墨雲合裂神樞霆飛電掣哭怒衝煙眠霜卧雪折旋擒侮力健無竭追風何及騄駬豈與並列快哉神蛟

唐君心悦

贊五十三參

幻色幻空空幻色幻情幻欲幻無端始幻幻從何幻起幻生幻滅亦何知爾幻幻時皆是幻幻終幻始總何為幻住幻流真幻輩幻前幻後更依誰此幻非真他幻寂纔云寂幻幻方生人生始世皆從幻幻了無為在幻中幻去復來幻是夢無言幻夢幻悠悠智人識幻方知幻知幻由來心不倸

空實論

目世浮沉皆是幻幻生幻滅患相從幻出無端患長着患逼無知無有錯理幻幻身身患患若將無有更何之滿空法外無方住再覔端倪孰擬知好向道中閑自在肯將鐵索易羇縻只因魔甚云心地未必師知必我知不識有人還是覺驀然一笑脫泥犂

戒僧陶冶

道起無心誰寂滅行生積行豈無端邇聞陶冶空山内

致使空山空不空着相有誰知是佛以僧實相相山間飛雲出岫來今古巖壑幽然鳥夜啼試問獻花真趣處曾將心地量泥黎縛菴以定山藤葛穩坐蒲團樂幾枚要識西來真實處張眸極覷巨星馳

永嘉侯朱亮祖壙誌

亮祖廬之六安人元季率鄉里義士禦亂與諸雄戰所在出衆元授以義兵元帥未幾為諸雄所逼與諸義兵東越如須經梁山渡蕪湖江放肆掠江東民與太平州

官搆𨼆江東會衆攻之亮祖諸義師頗艱時朕夏六月渡江米石太平州父老迎之城降民安亮祖聞之亦深懼焉遣使入降朕賜賞以銀帛之類令不失元授惟𫝊年從朕是後數月仍叛入元與大軍戰大軍不利被其俘因而亡者四千餘衆未幾復戰寧國之北亦為所敗俘二千餘諸將弗克亮祖時朕急欲㧞建業未暇姑置之明年卜建業又明年東與張士誠戰毗陵下之師旋命大將軍徐達開平王等為前隊慎行伍進晝夜圍亮

祖於寧國縣開平王被傷而歸國公某亦被傷還朕來日至此至之先援兵已被大將軍敗已城下獲亮祖朕謂曰還何如乎對曰事非已生則力焉死則死矣朕憐其志壯搥三鐵簡而生之後用隨軍四征所向勇畧如此者十有一年遇天下定授侯爵自是之後羣官中頗肆智十二年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為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責之地侯禮葬焉

秋鷹傳

管城子曰無為而逸時遇秋高羣鴻南向菊蘂初金火消水澄忽然有所感發為秋鷹作一傳耳傳曰鶻鷹秉性金精以肉為命以擊搏為常由是超出羣鳥恣意舒翼扶摇於兩間所以出羣鳥者志雄膽壯是無朋也其產必深塞海濵巢出烟霞之峻嶺構在孟春卵在中旬㲉出初夏當方卵方育方巢方哺之時其翅到處飛者莫敢流翼走者安敢哮吼所以畏其爪鋒觜利是雛漸

長也父母日以鳥獸之肉哺之及其翎乾翮硬吻壯拳强則父母哺也又與漸長哺不同矣乃以全鳥獸死者餧之令其習攫也演其膽智也折距也由度旬過則哺又不然也所以日以未絶命鳥獸試之當試之時父母攜鳥獸去巢百步之外呼之其雛颺翅而就其父母棄未絶命鳥獸而他飛觀雛何若且未絶命之鳥獸既脫拳吻飛者飛走者走其雛性摯搏見是食也凝睛側首細頸詳形於是舒翼而騰歛翼而捕擒禽獸也若此者

又旬過其父母呼其雛遠舉畧不與食其雛莫知父母之所以騁六翮之勁弄吻拳之剛飄揚廓落之虛翩翩天漢之表出萬里剛風之外抖擻新翎俯仰二儀其時快羽翼之精英意在巡山攫虎渡海擒鯨正若是閒或忙食於嗉時乃下目平原見狐狼潜焉於是攫而啖之當攫啖之初父母從而視之初雛惟知食肉不知茹毛也待食既父母哺以毛茹之其茹毛也實利嗉也由是而成鵰也方乃父母他往各乘天風而流翅所在息翼

雄立山椒飛走為之避於是管城子嘆而謂曰智哉因述為傳

擬問心

野人鄭公平問心於孔子曰聖賢君子之心何如强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何如子曰嗚呼大哉之問心之所以世人同焉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居神靈其神靈之運情性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子亦無間强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是説也神靈之所以運心也且聖賢君

子曰夕以運之首以强竊盜賊姦人小人之所為無不周運之所以知其干犯憲章必殃身而後已故不可為而不為也次運廣愛仁人利濟萬物使無罪而苦者釋有罪而脫者縛於斯之運未嘗不周流不息運之至精知其可為而守之永久若輔人主道興則賢稱若造家則家齊若居鄉黨則君子稱若君天下則聖人矣夫强竊盜賊姦人小人之運首以聖賢君子之為運之見其事幽而理祕意無常仁將謂艱為而不為不運也故以

强竊盜賊姦人小人之為日夕運之見其速荅易為而且厚特為之若輔人主則為姦貪不忠之稱歿身矣居朋友則有小人之稱在鄉黨則有盜賊之稱齊家則無彝倫之叙彼問二心吾荅以神運者何也葢人之於世多神役心非心役神也吾言若是有能履吾言者子孫十世必為王侯不然必巨富而且安雖居貧窮亦無罪矣若否此道者世世誅戮矣若用斯言者昌不用斯言者亡

述非先生事

非先生東浙人也盧金華芙蓉峰下文淵子異其人數謁其廬與語知其所學已罄世事矣其文淵子喜不自勝嘆曰於戲世有鍾英之人有若是也文淵子曰吾六歲而學十五而知三十而不惑四十而知天命五十而耳順六十而從心所欲至今未見世有其能人者也惟非先生過世人矣吾昔居朝與君同游幾二紀吾老矣君憐其老得致仕歸然思君之衷未嘗一日忘也柰何

文章之士除吾之外餘無稱帝心者也思之想之為人臣必忠為人子必孝今吾既歸矣君缺人矣今知其人而不薦是謂不忠薦之不當亦不知人者也今非先生有絶世之學安得不薦之於我皇特以疏聞臣聞天生之君必有其臣天生其臣必有其君君臣風雲際會本難事耳今陛下芟羣雄一海宇已有年矣生民咸遂天無烈風海不揚波可謂慶矣可謂賀矣然自臣歸後才能之士有無為臣歸久而不知日夜思君之心夢寐交

雜目雖無淚心亦洋矣汪矣何哉恐陛下寡同游而無釋結者於是宵晝物索才能近得一生文學敏㨗世無過者陛下聘焉以為黼黻皇猷為千萬年不拔之美亦足微臣效忠之一也臣敢不稽首頓首以聞伏惟陛下納臣之言用斯人之才幸甚幸甚瞻天激切屏營之至帝乃嘉其言以使往達金華至芙蓉峰入茅廬果見其人態貌雄偉言辭彰彰果能之士果毅之士使亦美之使者曰吁忠哉文淵子舉無謬言今非先生如其言使

謂先生曰非先生否曰然廬峯下年何曰三十年矣曰
臚腥乎淡薄乎曰隨分曰志乎曰子塾問孟子是也曰
仕乎曰可曰先生知我來乎曰不知使乃出詔以示非
先生非先生一見詔出倉惶俯伏於地自駭謂使者曰
儒生居芙蓉峰下已有年矣欲兼善天下三十年不達
不過獨善其身而已今皇上何知有煩使者至此敢問
使者莫不有舉者乎乃君自知乎使者曰知者以先生
之能具文以上聞上特遣某詣廬而詔先生起乎隱乎

曰君命弗敢違也生殺與奪惟君專之而又能之安敢隱乎於是同使往朝至朝謁帝於奉天殿禮畢帝曰爾非先生乎非先生聞君命即拜手稽首自稱臣非生藻不敏蒙陛下不棄微才遣使詔臣臣何幸至此藻之厚薄簡在帝心帝嘉其言職以翰林應奉專天下之文章是非決焉藻既承君命不勝感激不逾三日而居任焉俄而吏部公文至欲諸官之誥辭屬文之藻於是乎操筆猶壯士之揮戈蛇之入草龍之蜿水不時而文成成則

成矣傍一編修至觀藻之文謂藻曰先生之文美則美矣何負知人哉藻曰知者誰編修曰文淵子乃知先生者先生所以至朝而官皆文淵子之所舉先生所作之文文淵子已有定式今先生重為之吾將以為先生負之矣藻曰不知而誤今編修所言甚當然吾亦非故意耳自後勿為於是藻闢翰林院中諸厨以目文淵子之所作果有一定之式其中有一二不當者於是改抹之編修亦目之乃曰藻果君子也知人有缺先生補之可

謂全人矣何也文淵子失之於前先生補之於後文淵子之失乃不失矣明日藻又改抹之亦詔誥之辭其辭的當藻乃汙抹之編修忽至而見謂藻曰先生負知人矣藻曰何故曰先生若飾文淵子之失則是美文淵子之文也今文淵子之文有的當者他不可過藻乃汙抹之是耻文淵子也藻曰文本淡薄但與重厚耳其無他意編修曰公若是則吾不言矣他日衆議必有斟酌焉是非焉君其思之可也

述周誼驅無寧曰

洪武初朕命大將軍等統師二十萬抵元都而破之大將軍封宫室閉府庫以聽朕命逾月朕命内官往視元宫宦臣抵其宫而視之其諸宫美麗者十去八九内存一二守宫尚五百餘人人各自生然諸宫人者朝望御榻而悲暮倚寢床而泣皆昔日之怨女也朕命各適其人使有善終之道聘配間獨一女言殊語異貌資嫩幼弗應是行因是宦臣將入吾宫詢其由乃朝鮮之女也

皇后憐其遠離父母且幼無知特教育以培之明年高
麗入貢是女父至焉朕命待以厚禮盾贈以歸是後使
者相望不絶而至又七年餘彼中逆賊弑其王兼詭殺
朝使及内官者斯殺也初本欲設巧以掩非何其構成
大禍又三年事不獲已乃令女子兄周誼者作行人往
來飾非將必脱此奸頑豈不愚之甚者也因是周誼兄
弟父子往來為驅直至歿身者有之生而復至者有之
惟周誼歳居山海少會眷屬備歴艱辛日無休息更兼

久無善終之道必為致凝而歿身夫何以見所以見者誼之生長本於朝鮮心何離之奈羣逆强差安敢弗行既行且囑托以虛誑果使誼訴於朕前誼必不得已為彼飾非若不止之使盡飾其非將後我不誼恍假使誼不飾彼之非則誼必不利於身家斯兩難之道孰能決之人皆弗決吾將以為誼捨彼而就此脫高麗驅役之患而從斯之樂不亦可乎

述羌人樂天之樂艱時之艱

朕聞朔漠之地洪龐無際物多飛走野多衰草民無姓氏其號概一之曰羌然内亦以其種類别之甚廣所以種類者有因山水而名種者有以身名而名於部落者有以異出而名之者故云廣耳是境之人專牧為生趂水草之利盛乳酪為豊年以革為衣以氊為廬他無筋骨之勞但乘駿騎挾强弓撫刃矢縱雄騁志馳衰草之連天飛蒼鷹之勁翮閱疾犬之奔星張鶻神而仰天壓亂翰而俯下控騎臨風顯貂裘之不弊掣羈縱鷹覩摩

青而展翅其巧也舒翼而升斂翼而降翩翻太虛搏鴻
鴈於九霄墮靈禽於足下於斯頃刻之閒致羌人跳躍
頓足翩然而稅騎掀髯而笑撚鬚而呼快矣哉羌人樂
天之樂斯樂也以時論之惟仲夏至於季秋斯樂無窮
矣假使涉孟冬之後大雪盈郊山銀水骨風刀露鏃飢
膚為之裂馬瘦羊羸犬畏寒而不捕紫駝因雪而不騰
弦脆弓弛氈廬星散夜因風而沙埋大半將明之際更
新闢户出則狐帽覆首朔風襲體如湯澆火燎俯仰之

間寥寥然碧穹浩浩然銀茫黄壤巨野震動遥岑音鳴集雪復飛瀰漫遠邇少時風静皆丘丘然東倏然而再發至暮而觀培培而西時羸牛瘦馬互倚背風而卧立老羝童羖星散自禁人之晨覺以三石而鼎置竈穩其上燃牛馬之摀穢大地堅氷水非激而非引惟化雪溶氷以為飲用嗚呼艱時之艱莫甚於斯也故為之説

設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尚書至意尊荅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奇

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今王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為險巘頭石角為竒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為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鳴蛙仰觀鏡天以為巨之無量無乃構隙之源乎恐王大畧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國至日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始號曰倭後惡名曰倭遂改日本其通使中

國者上古勿論自漢歴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
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
以親由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夫叛服不常構隙
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
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王其審之

設禮部問日本國將軍

大明禮部尚書至意日本征夷大將軍二儀判久昭萬
象於穹壤奠海嶽於洪厖生民盈於寰宇然而天造地

設隔崇山限大海人言異風俗殊盡兩間又非一主性命而有也其所主者又何量哉雖主非一人又非仁人者天奚輔之若非禍首天奚禍之前將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辭可謂坐井觀天者也且往者我朝初復中土彼日本僧俗多至閭云使則加禮禮之或云商則聽其去來斯我至尊將以為美矣必欲深交日本是有克勤仲猷二僧之行及其抵也非仁德於使令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奏毋禮答謂彼來者將軍自云

貪商今來者是不信也今年秋如瑶藏主來陳情節非
我朝將軍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時我至尊弗允旨
云彼若是此即施刑豈不小人無辜況隔滄海之遠福
善禍淫鑒在高穹吾中國雖不强盛人非侮甚安敢違
帝命而擾生民者乎本部既聽德音專差人涉海往問
如瑶藏主之來果貪商假名者歟實使為國事而勞者
歟將行羣臣奏止曰限山隔海凡王者奉若天道各主
生民今日本君臣縱民為盜四寇隣邦為良民害無乃

天將更君臣而伐其惡乎我至尊弗允而諭之曰人事雖見天道幽遠奚敢擅專若以舳艫數千泊彼環海使彼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固可然於生民何罪且以禮曹之舉待彼何如卿等議之本部復覩彼之浮辭行雲流水皆遊方無德之徒忘中國之寬搆是非於兩端識者哂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搆大禍古至于今未之有也且尋方問道不得自由蓋為彼國之人人皆為盜是僧不得自由斯故也如彼日本邊民曾被中國人民為盜

而擾之乎及使至彼中拘不自由果何罪耶謂元之艨艟漂於蛇海將為天下無敵矣吾不知彼國以天之所以然歟人事之所以然歟若以人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為有疆但長於騎射短於舟楫况當是時日本非元仇讐非隣邦之患害元違帝命好强尚兵加以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巨艦千艘淪精兵於海底將軍以為彼國之人能者也彼何曾見元之陸勢鵰旗斂精兵駿騎雲屯霧集鵰旗舒陣列重

山埃塵亘天蹄鳴雷轟戈矛掣電胡人振威露刃哮吼
鬼魅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馭内惟爾日本渺居滄
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非為元用所以徵其利而不
爭以其蕞爾之地也如知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
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敗元為長勝以疆為大而不可量
吾將爾疆用涉人而楮視令丹青繪之截長補短周匝
不過萬里餘陸比元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較之吾不
知孰巨細者耶今彼國邇年以來自誇强盛縱民為盜

賊害隣邦必欲較勝負見是非者歟辨強弱者歟至意

至日將軍審之

設宋濂諭錢塘龍說

太史宋濂渡江忽有謁者左旌右幢峩冠盛衛凌波而至濂問之升舟中坐檣下使僕者諭之曰方今百神莫位天清地寧正民庶雍熙陰陽交泰鍾山醴泉松凝甘露鳳凰致儀禎祥疊見未有如是凌波而異常者也有何為而見答云吾錢塘之守龍也聞太史公朝丹闕而

歸時相見無他不過欲文而已為我云守之務於是濂諾以龍少待酌龍以清茶嗅以名香少時文成其詞曰夫錢塘之為水也居兩閒萬百川之一何殊太倉之一稊米耳然則隸屬東海其守不為不重且江之為要界兩浙而云東西山川為京師之雄藩獨錢塘為尤甚所以甚者侯伯趨朝商賈往來君使出入其八閩之衆兩浙之多於斯之覲除陸梯山外其舟航水上者獨錢塘之最繁方今宰天下而為人主者人君也夫君不獨宰

民而又專典百神之祀致陰陽自然而然斯君天子也其嶽鎮海瀆百川皆在域中者故君勤典祀而奉天命以安生民者也其嶽鎮海瀆亦奉天地之命統諸山川率百神效靈於人君務在禦災捍患今龍隸東海居守是江當細察淵泉勿藏邪精勿湧波濤奉上安生是其職也如或否此則東海神必執天憲而有責焉龍其知乎

設宋濂戒山鬼說

太史宋濂之京師歲首還潛溪道經杭之西山是時晨蒼遥見叢木中若有騎者非馬若驢非驢似虎非虎而乃豹也濂豁然有知吾嘗覽羣書知山鬼之態若是此必山鬼也濂方有悟其騎者倏然甚邇濂前濂問之曰汝非山鬼乎曰然濂曰吾平昔所學仲尼之德專利濟不殘生二十而行道今七十有竒其修道利濟已五十年矣人神與吾本無憎愛爾西山之精英為嶽鎮之所統無為而來我見云何其山鬼拜而訴曰早鬼鍾西山

之精英太史然之愚民無知我之禦山所以禦者其豺狼虎豹屬焉聞太史過此特奉太史於道乞一劄以名鬼之顧也濂於是呼僕者以筆墨詰遂為山鬼說

其西山也始天地而同生孰曰異名不過山而已矣未見司山者也故山容物而生物畧不有厭俄有竊於氣偏者入山自鬼之自云屬豺虎而役羣狼與人辨憎愛而明是非此豈汝之宜也汝當斂迹蓊鬱衣白雲語猩猩帶江鏡湖飾霞翠松冠巖烏澗弄蚖蛇戲蛟虬而閱

刁調樂優游於窈窕之壑宜其然也今則不然出與人交希譽以為美乎吾戒汝今後勿與人見斂跡幽篁毋為人測妙哉

跋夏珪長江萬里圖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奸臣胡惟庸權奸發露令法司捕左右小人詢情究源良久人報左相贓貪淫亂甚非寡慾朕謂來者曰果何為實以驗贓貪對曰前犯罪人其被遷將起其左相猶取本人山水圖一軸名曰夏珪長

江萬里圖朕猶未信試遣人取以驗去不逾時而至吁
微物尚然受贓必矣傍曰乃夏珪之親筆也時左右内
臣盡舒其軸朕的視之見皴山染水落筆有方陸有層
巒疊嶂巇谷幽冥樹生偃蹇藤掛龍蛇水有江灣屈曲
其勢動蕩彷彿萬里洪波又山意足而平川蕩蕩遠浦
瀰漫俄生培塿突曠野以纍纍觀相生血氣者則有寒
鴈穿雲喬松立鶴水陸崎嶇僧俗半出雲巇而似行似
涉若此者非工夫一日以成其圖也斯萬里也造次不

節逡巡不成若仁者體嵬山而聳拔知者效流水以守常不亦俊乎

題徐熙暮雪雙禽圖

朕聞上古揖讓天下臣民無爭自周秦至今稱為創業以其人情薄而世俗澆君者不聖故然或一君之厚德臣民必有稱頌者吾觀徐熙暮雪雙禽其運筆精巧頓放得宜不知何歲進悅胡君君乃命入奎章閣閟藏王宫以為釋結甚得其宜何期博士等無知但識圖名列

姓其於黼黻匡諫並無著迹豈不尸位素餐茍安碌碌

古之賢臣匡君以仁表君以正玩物喪志未嘗輕許焉

如此輩者寧不有愧

題范寛雪山行旅圖 并詩

夫二儀立極則萬象生焉然而又有殊方異類者何以

見且如中國與四夷優劣者在於四序以時而寒暑均

若南方地暖日炎如北方酷寒無五穀西戎尚殺伐而

少君臣滄海之東人言異適東人非人形故云覆載之

間物有異類者為此也中國得其寒暑均是天心也洪武八年秋暇遊葺書所見范寛圖四時景冬有雪山觀其所以其運筆也精其於胸意幽微著雪山之時令有若有志君子亦不下越也夫何故葢為君子之心當仁則仁當惡則惡之其間仁義禮智昭然世稱為君子賢人其范寛能寫四時之景如是脫中華於胄中古至如今列聖居之寛若是豈不快哉詩曰

遥岑凝雪酷寒時喬木陰森盡赤枝知是范寛能運意

乾坤秀氣更無私

題李嵩西湖圖

朕聞杭城之西湖今古以為美賞人皆稱之我亦聽聞未見一日閱李嵩之畫見西湖圖一幅其上皴山染水界畫樓臺寫人形而駕舟舫舉棹擎橈飛帆布網拋綸擲釣歌者音舞者旋管絃者則有笙簫觱篥其為湖也汪洋汗漫致翫景者若是可不樂乎然斯湖之佳則佳矣於中昂君子卑小人不難見也夫君子之遊湖當世

泰之時乗舟於湖晝則推蓬翫景極目遐觀覽佳氣於冐月中著以詩文黼黻皇猷夜則仰卧葉舟覩皓月而品瓊簫樂其樂而歌世之清泰比狎小人者何若小人之遊會無知務聲色耗貲財而酣飲無厭縱其欲而不絶是有破家蕩産身乏衣食者多矣比君子遊何如於昂君子畀小人可不信乎

題趙千里江山圖

洪武八年孟秋將既入裝背所背者以圖來進見題名

曰趙千里江山圖於是舒卷著意於方幅之間用神默
游於筆鋒巖巒穹窿幽壑之際見趙千里之意趣深有
秀焉若觀斯之圖比誠游山者不過減筋骨之勞耳若
言景趣豈下上於真山者耶其中動蕩情狀非止一端
如山高則有重巒疊嶂以水則有湍流蟠溪樹生偃蹇
若出水之蒼龍遥岑隱見如擁螺髻於天邊近峯峻拔
露掩僧寺之樓臺碧巖萬仞臨急水以飛雲架木昂霄
為棧道以通人致有車載驢馱人肩舟櫂又目樵者負

薪牧者逐牛士行策杖老幼相將觀斯畫景則有前合後仰動静盤桓葢為既秋之景蕭颯帶紅葉黄花壯千里之美景其為畫師者若趙千里安得而易邪

題趙希逺秋塘野禽圖

震澤迤南水浦瀰漫中有吴興一邑若帆舟而歷則四時皆天開圖畫使人心地無不快哉世善丹青者孰能脫像八年秋請裝背所見希逺吴興秋塘圖一卷冩翠棲枝枯荷昂俯蘆黄蕊白鴛鴦足食於斯景趣幽微木

禽順序於戲宜其然故上品之妙哉

題梁師閔蘆汀密雪圖

楚之曠浦遇冬搖落之時平沙尺雪汀蘆瀰漫若跨騎登峯使神馳瀟湘之極莫不浩浩然蕩蕩然心無凝故故云八景者宜其然孰能圖此獨梁師閔胷鍾楚景之秀特寫圖以像生豈不快哉

題春江山景圖

山蒼茫而嵐光雜蕊水渺瀰而煙鎖汀蘆畫舟游而人

立似鼓櫂以輕颺奪真造化有若是而不殊以其妙也

鶯囀皇州賦

惟淑鳥之神氣正三月以應期秉造化以嬌吟暢流金於柳堤飲花露以香吻食飛絮以精奇棲碧梧兮侶鳳凰翅翺翔兮與鵬齊浮林梢而色炫日弄翩翻而罕稀樂鍾山之柱霄漢美巖谷以神怡爾乃笙簧嫩舌同律呂以諧宜百花叢裏任意芳菲有時假天風而流翅俄又斂翼以林枝效織梭而自在亦彷彿以星移若抖擻

以榑風疑大火之西馳令也節近清和薰風將拖養羞於森林深處翫綠陰而高低感大化之循環快靈禽之足意叶平聲

畫眉賦并序

歲在庚申春二月二十有八日督政務於奉天門下是日也春陰方霽日色暄和淑氣薰蒸萬彙咸亨朕務少暇分刻畧盤桓於左右見内臣將所豢畫眉置於欄下斯鳥感淑氣之浮遊呼羣之意囀聲泠然而美聽故為

之詞

閔俊禽之在野蒼身而綵眉感初氣鴻濛之時哢晴囀語為音和而無倚_{叶平聲}久求侶而不獲樂人聽而為奇入珠籠之翠瑣美易食以朝期羽日鮮鮮而耀采爽雕楹之懸宜金足舒而稱首蠟吻斕然而無移舌微調而聲韻翅輕舉以宜枝昔在野之佳音入牢籠而愈彌夫何時也華斕熳似錦帷正鷹燕之高低比雄長之翱翔兮運扶搖之天倪假鵬之曠翅四際荒涯雖息於六月

志同鵬而相知覩彼蒼之遥兮適莽蒼之陲且闇而無遐的論而無私必邇遐之可鑑通升降者有之令也聲和羽綵為人愛猗若聲調如舊整翼鮮齊求近雕闌而富後千載而名啼

四瀆潦水賦有序

朕嘗俯仰二儀深思其所以必陰陽之所以著令也概覩二儀陰陽也陰陽二儀也此其所以未知也夫二儀本二氣之所著若否於二氣則上下隅矣若或上下始

則萬物咸亨所以亘古至今必盛暑之時則密雲浮游於兩間霖雨大降斯太和之至矣潦水之興矣若果如斯則生民福臻君民者仁治今當其時黑雲𩆵𩇔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宜乎其時故為之辭曰

惟二氣之姤和無不及而否過運氤氲於兩間闕

海無洪濤而巨波倏汙漫而連野

驀江洋而浸多俄微風之拂面樹倒影而沉柯昔襄陵而懷山神禹鑿而民歌巳而滔滔東注非朝海而他何

三門峻急呂梁旋渦巫山莫止來源沙陀溉荆楚被菉荷蓼火疾起沉痾均沾萬物特盛時禾爾乃蕩蕩漾漾婆婆娑娑浮輕舟之蘭棹利漁夫之棕蓑淵於崖壁緑掛女蘿泛於農圃茂於蓼莪五嶽示態精英差峩澤施博愛奚分巨哿便商舟之絡繹善官站之走舸會百川之船渺衝撞林麓之岩阿或巨魚之跳躍翩翻嫩緑之浮荷布浮萍之滿面浴潔白之遊鴦澤北塞之翠草犢胡民之紫騟功既滂沛溢堤盈波海上瀛洲稽顙稱臣

拜首夷倭夫何德備天地雨暘時若而不磨

秋水辭詠無智

秋水清兮實玉蓮水痕收兮足有年浩蕩秋風兮翠荷翩翠荷枯槁兮水澄天水雲影兮共遊旋水兮水兮智人然於澄徹兮更何便歌清秋兮孰我玄為平世道兮日心懲水兮水兮無不前世人孰與兮水般全

江流賦

長江蕩蕩綠水悠悠舉目遥觀共長天而鬬色低頭近

覷同融日以爭光岸邊綠葦滴溜溜風擺㨦旗堤下青蒲孤聳聳露依劒刃白蘋渡上有一攢一簇向沙鷗紅蓼灘前有一往一來紅甲鴈其中富貴飄颻颻荷葉弄青錢内裹繁華招展展蓮花傾玉觥齊雪叢中响沸沸金睛金色化龍鯉睛波影裹骨刺刺綠甲綠毛通聖龜此江遙納千流總兼三台之職遠尊大海位有宰相之權東南形勝實為吴越之藩籬西北胸襟雄據楚淮之保障晉殘東渡能隨五馬一為龍漢末南爭善使三雄

決二虎此江到春來暖融融鷗浴魚翻到夏來碧森森
芰生荷放到秋來紛紛紅葉逐波流到冬來片片寒氷
隨浪走江中之景清兮是水緑兮是波白兮是浪碧兮
是蒲紅兮是蓮青兮是荷飛兮是鷗落兮是鴈躍兮是
魚行兮是艦東去西來萬里長滔滔不盡古今忙流水
水流流入海浪翻翻浪浪翻江碧荷荷碧碧烟草紫花
花紫紫雲盤白鷗鷗白白鷗波紅蓼蓼紅紅蓼灘採蓮
蓮採採蓮去行棹棹行行棹還烟樹生烟烟繞樹渡舡

來渡渡人舡汩汩無邊浴寒日明明四際映青山幾番
銕騎騰長浪數次金戈照急瀾嗟哉跨江欲會獵危乎
浮水要投鞭炎炎縱火稱公瑾浩浩驅兵賛謝玄英雄
揮淚傷時往豪俠持戈惜日前王濬乗威焚鎖銕祖生
慷慨扣船舷

明太祖文集卷十六